

我多次到新疆,但仍然常常想来新疆,总觉得看不够。无论自然风光、历史遗迹,还是现实风情,反复看,仔细品味,实在有一种大美难言之感。过去来,主要是看文化、看文明、看大自然的千万年形塑,总归一句,是看过去。而最近一次来,主要是看经济建设成就,看产业发展,看口岸开放交流,可以说是看现在,当然,也在看未来。这是一种互补性的考察,让我对博大的新疆,有了更加全面而立体的认知。

每每行走在新疆的大地上,都不由人不发幽古之思。每一处土地、山川、沙漠、草原、戈壁,包括丰富多样的生物、民族、文化,都与遥远的过去有着可视可见的牵连。每次来,自然而然都会想到古丝绸之路,继而唤醒张骞、班超、玄奘这些已远逝的灵魂。这里曾经金戈铁马,也曾经驼铃声声、商队延绵不绝。人类族群无论从哪里兴起,为了生存,都会不断扩大活动范围。走动起来,流转起来,交往起来,是最好的生存方式。文明是反复融合淬炼的结果,而古丝路文明在这方面给了人类以最深刻的启示。大家为了生存觅食果腹,继而为了更多财富远走他乡,信息、思想、宗教、艺术紧随其后。历史总有风沙,但人最终都会以自己的智慧让文明一再显现。人类只有跨越到一个新阶段之后,反复回望历史,才看清了现实与未来的路径。丝路这本教科书,教给我们的是人类最伟大的交流、包容与开放精神。

今天的世界,让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螺

总觉得看不够的新疆

陈 彦

旋式上升规律,有了置身其中的本质认知。人类每经历一次大的技术进步,都会有一次格局重组。有些重组是颠覆性的。比如地理大发现与蒸汽机时代的到来,都对人类生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装重构。也正是海上运力的成熟,让古老的丝路延伸出了新的路线。这条人类的智慧之路,在今天又能发挥更切实际的通衢效应。这就是历史演进的本质,长期主义是我们应对历史不确定性的最佳良方。

一次次站在新疆这块辽阔的土地上,面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丰富地理地貌,回望历史,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思考的是一些更大更久远的问题。人类的所有紧急应对,都带有短期性。但严峻的现实,又不得不一次次要人们去应对短期遭遇的围困。就像张骞出使西域,那也是当时的急需,需要联合大月氏来共同抗击匈奴,事情并未成功,却起到了“凿空西域”的功效。这让一种现实短暂的压强,释放出了长期战略突破效应。张骞之于汉朝的“凿空”之功,

本质上 是应和了人类发展的重要调节阀——流动性。认同“流动”的行为,带来相对长期的稳定。面对“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新疆口岸的忙碌景象,以及具有“越开越大”象征意义的霍尔果斯“第六代国门”,还有其它雄伟口岸,总是让人充满自信、自豪与坚定。

从用石器狩猎,到用铜器烹煮,再到铁器操戈、蒸汽牵引、电气内燃、数字计算、人工智能,似乎变化越来越快,效率也越来越高,我们在欢欣鼓舞与焦虑不安中,目不暇接地应对着一波波一浪浪新技术的挑战。当下,我们也在依靠自己的智慧去继续“凿空”属于自己的“通衢大道”。幸喜我这一路看到的都是科技创新,哪怕是棉花这样一个传统产业,在新的技术探索中,也显现出难以置信的新模式、新功能、新业态。石油化工,更是在“下游”与“下游游”的创新中,“变戏法”一般拉长了不可思议的产业链。创造性,是中华民族文明演进的不竭驱动力。

当然,我更喜欢看那一望无际的棉田、薰衣草园,还有千姿百态的香茅甸,它们以蓬勃葳蕤的身姿,活色生香地装点着辽阔的大地,也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效益。土地总是给我们以恒常而久远的惊喜。那无处不有的西瓜、葡萄园,还有大名鼎鼎的库尔勒香梨,生意盎然的绿植,常青藤,让我们更加珍爱土地对人类赐予的确定性。这份确定性值得我们付出更加辛勤的耕耘与更加切实的定力。植物们以绿色与果实的恒久供给,确立了在这块大地上“守护神”的角色定位。“新疆是个好地方”,这句歌词唱起来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欢愉感。尤其是在库车老城、喀什的汗巴扎、乌鲁木齐的大巴扎、伊宁的六星街,与不同民族置身于相同的生命烟火中,极有松弛感地唱起歌、跳起舞,再啃着羊头,嚼着烤肉,品着香馍,便更有一番喜不自胜的乐天滋味。新疆这座历史人文与自然生态宝库,多处已设有保护区,这是最有眼光的“长期主义”战略。在历史的长度上,我们应该有更加旨远的深邃眼光。

一切的一切,都是靠人的走动流转,才能形成气候。文明的发展与人的行动,往往衍生出商业价值,最终存续下来的,便会转化为文化价值,这些文化价值在丝路上遍地都是。同样,一切文化价值也都包含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人类命运与共,只有彼此欣赏、交流、走动、合作起来,才是最好的生存方式。而新疆,就是一个特别适合你来我往、相携而行的地方。

在北京二环内“朝内大街166号”安居67年之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日整体搬迁至二环外的右安门外。从“朝内”到“右外”,在有的新媒体上就有了“永远的朝内166号”一类的感叹……经过半个多世纪全体“人文人”的共同努力,“朝内166号”已然成为优质文学出版的地标,于这前面再冠以“永远的”三字,当更是意味深长。

的确,作为新中国成立不久便组建的以出版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为主业的专业出版机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自己74年的发展历程中,秉承首任社长冯雪峰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出版理念,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出版了一大批纵贯古今、横跨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赢得了读者、赢得了口碑、赢得了市场,也从心中悟出了出版的成败究其根本本唯有坚守“内容为王”的真谛,而且这些“内容”,一定是那些配得上“王”字的内容。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乔迁之际,物理意义上的“地标”固然可以迁徙,但出版本质上“内容为王”的精神真谛须臾不可动摇。惟其如此,“永远的”这三个字才能名副其实地“永远”下去,尤其在当下,对此必须保持足够的清醒与定力。

如此感慨从何而来?君不见,当下有关出版之论坛或言论,有多少还在说内容、强调内容?蜂拥而至的是“人工智能”这类时尚时髦的概念或话题。而在出版业,和这些关键词经常匹配的动词则不外乎“重构”“重塑”“再造”……其他门类的出版我不敢妄言,但文学出版版以为还远未到这危言耸听的地步。人工智能目前的确可以且一定会越来越快地地生成一则又一则的应用文、爽文、论文,炮制一碗又一碗的“鸡汤”“鸭汤”“猪血汤”……因为它们的确拥有强大的搜索、集合、重组乃至逻辑思维、再造数据的能力。这些表面上也可以称之为“内容”的东西,有热血的债张、有灵魂的喜悦与痛苦、有独立的艺术品格等人类最优秀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吗?人类公认的最优秀的文学从来就是独特的“这一个”,而不是“这一群”“这一坨”或“这一类”。历史上,一部杰出的《红楼梦》面世后,就有无数“红楼续梦”“续红楼梦”“红楼梦补”“红楼梦断”等接踵而至,它们虽不是出自现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却是更地道、更真实的“人工”,有的其实也能赚取读者的些许眼泪,但终究是“效颦”之作,被淘汰也是必然的命运了。当下这些人工智能,智商虽可能高于以前那些“效颦”者,但本质上道理相通。面对人工智能的“竞争”,自我鞭策、增强危机意识并不是坏事,但如果这些人工智能根子上还只是在整理、罗列、重复、集成,以追求思想力、创造性和想象力为旨归的文学出版又何惧如此?又何必主动缴械?

对文学出版而言,何以“永远的”?秘诀当还在“内容为王”。对“朝内166号”这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象征而言,何以“永远的”,更在于坚守“内容为王”。



蒙山新雨后,石屋传妙音。进山时,急雨来袭,敲打着车窗,世界一片朦胧。不过,在车里稍等片刻,太阳就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山里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从车上下来,踩着潺潺流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往上白石屋村里走,突然就听见了熟悉的歌声:“人人那个都说哎……”清凌凌的声音,原生态的唱法。循声来到一座石屋小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姐正在放声高唱。墙上挂的几张照片让我瞬间想起,她上过央视,演唱过《沂蒙山小调》,我看节目的时候就记住了她,名叫宋守莲。她从小学唱这首歌,成为远近闻名的农民歌手。

小院墙上,缠绕着紫藤叶蔓,一个个青翠垂下来,在微风中悠悠晃晃。面容清癯的宋守莲仍在动情歌唱,恍惚间,我似乎听到了阮若珊的声音。当年,阮若珊是抗大一分校文工团的女演员,在这片山中灵感萌发,与战友李林共同创作了《沂蒙山小调》的最初版本,之后几经修改、八方传唱,成为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经典歌曲。

我姥爷宋家栋当年就会唱这首歌。他1939年参加革命,在临沂先后担任过政府办事员、乡长,接着去沂蒙山区当了抗大一分校教员。我小时候在姥娘家见过一本有窟窿的书,姥娘告诉我,这本书是姥爷背在身上,让鬼子的子弹打穿了。鬼子还把姥爷身上打了个窟窿,留下一个疤。我多次在天气晴朗的傍晚,站在村东高岗上,遥望西北方的苍茫群山,想象姥爷当年在那里的战斗生活。

现在,听着宋守莲的歌,我心里想:姥爷当年听没听过阮若珊演唱?他们同在抗大一分校,应该有机会听到的。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也经常哼唱《沂蒙山小调》,但她只会唱两段:“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沂蒙那个山上哎,好风光。青山那个绿水哎,多好客,风吹那个草低哎,见牛羊。”我问她跟谁学的,她说跟你姥爷学的。母亲还讲了一件往事。那时抗战已经结束,姥爷在莒县农场当场长。他派人到家乡宋家沟,接妻子和两个女儿去他那边团聚。来人牵了一匹大黑马,让那马背上三个上去。我母亲那年已经15岁,和我姥娘一前一后坐在马背上,我二姨坐在驮篮里。到了莒县县城,住了半个多月,就在那时姥爷教她唱《沂蒙山小调》,她学会了,回来之后经常唱。

1948年山东选派南下干部时,姥爷毅然报名。他9月到了河南省洛宁县,11月就牺牲在那里,年仅40岁。我猜想,姥爷肯定把《沂蒙山小调》带到了那里,生前闲暇时到洛河边坐着,可能也会哼唱着这首歌,遥望家乡,思念亲人。他牺牲在河南后,家中亲人对他的思念从未断绝。我至今保存着姥爷的战友写给当地干部的信,信中报告了宋家栋同志牺牲的消息。姥娘一直珍藏着,她去世时我把这信收藏了起来。信纸上泪痕斑斑,那是不识字的姥娘睹物思人时留下的。然而,

赵德发

小调有大音

她在世时却多次讲,她支持我姥爷参加革命。她说,男人不光是老婆孩子的,还是国家的,国家叫他干啥就得干啥,咱不能扯他后腿。

在那个年代,支持亲人参加革命,送孩子参军,成为沂蒙老区人民的自觉行为。在我家乡莒南县坊前镇聚将台村,有一位叫刘永良的农民,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让两个儿子参军。他说,危难关头,咱得为国家出力。1946年,他又把最小的儿子送了解放战争前线。接下来的几年中,三个儿子都牺牲了,两个牺牲在国内,一个牺牲在朝鲜。刘永良强忍悲痛,动员三个儿媳全部改嫁,像嫁闺女一样将她们隆重送走。县人民政府为了照顾这位“三英烈之父”,在县城为他建了房子,还配备一名工作人员帮他料理生活,却被他谢绝。他说,花国家的钱,给政府添麻烦,那样对不起牺牲的儿子。他一直住在老家的旧房子里,直到去世。

像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几十年来,我多次参观临沂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每次看到高大联碑上镌刻的6万多名烈士英名,都会悲恸落泪。有一回我从纪念馆走出来,一边聆听园区里播放的《沂蒙山小调》,一边仰望烈士纪念馆。看到上面的一组组雕塑:沂蒙人民支前拥军、站岗生产、参军参战、支援战争……我突然想,我听到的岂止是一首小调,它是内涵无比丰富的大音!这曲大音,感天动地,鼓舞人心,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

《沂蒙山小调》传唱至今,已经成为“沂蒙精神”的一个符号。在它的激励下,沂蒙人民与时俱进,砥砺前行,创造出无数骄人业绩。如上世纪50年代整山治水,莒南县的一个村庄获得毛泽东主席批示:“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例。”如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临沂商城,日益繁荣,辐射全国,并且“扬帆出海”,让临沂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物流之都”。如1995年临沂在全国连片扶贫地区中率先实现整体脱贫,2020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成为全国脱贫致富的典型。如临沂城市建设,从革命老区向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市加速蜕变,尤其是三河口一带美不胜收,既有北方的豪迈与大气,又有南方的温婉与细腻……

告别宋守莲,走出这座小院,途经一块圆溜溜的巨石,上面有红彤彤的“沂蒙山小调诞生地”袁成隆一九九九年九月”。这是当年担任抗大一分校文工团主任的袁成隆先生题写的。我想起,2004年6月,我和一些朋友来到了这里。那时这里山高岗陡,呈原始状态。我们走到谷底,站在巨石周围齐声高唱《沂蒙山小调》。大家唱得很投入,激情满怀,尤其是刘玉堂,还挥舞着一只手打着拍子。然而,他和同行的王光明分别在2019年、2023年去世。今天重临故地,我好想念他们。

青山绿水永不老,沂蒙精神代代传。我相信,《沂蒙山小调》将永被人传唱,汇入新时代旋律……



▲油画《小小船》,作者 赵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去秦岭深处拍云海,下山时乏了,坐在一座林场小屋前歇脚。气刚喘匀,便看见一个男人骑着摩托从山路上下来,褪色的护林员袖标显得格外醒目。他将摩托稳稳停在屋檐下,冲我笑着点了下头,便匆匆进了屋。

这辆摩托引起了我的好奇,看起来灰头土脸,像个疲惫至极的老伙计,趁主人不在时,靠着小屋打盹儿。车子骨架还算硬朗,只是那些后添的零件、补丁以及斑驳的锈痕,像一本无声的账本,显示它的主人手头并不宽裕。只能这里修修,那里补补,凑合着用。

车身糊着厚厚的黄泥,从轮毂溅到油箱。一眼就能看出,这不是浮尘,是雨后跑林区的土路时留下的,这些土路包括通往观测点的陡坡、值守卡口的岔道、来回回的巡山小径。稍薄的泥层下面,残留着杂乱而又深浅不一的划痕,那

些都是灌木和荆棘留下的“勋章”。

车头灯罩右边,覆盖着一层毛玻璃似的白痕,是常年搭在车把上擦汗挡灰的旧毛巾摩擦的印迹。此刻,毛巾仍静静地挂在那里。左上角,一道新鲜的裂纹格外显眼,裂纹中心嵌着些松针碎末,颜色跟枝丫上的一样翠绿。或许就在刚刚,也或许在昨天,为躲避突然窜出的一只小兽,主人猛甩车把,蹭上了路边的老松树。

车座人造革的边角早已磨裂翻卷,露出灰黄的海绵。坐垫中间却磨出一种深沉油亮的“釉光”,无数趟骑行,汗水、体温与时光反复浸润,才有了这副模样。坐垫前头靠近油箱处,有一块泛白

护林员的摩托

陈发春

的伤疤,是炉子和水壶磨蹭出的痕迹。我有几次在路上碰见骑摩托的护林员,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搁在那里。山太大了,有时候,只能在野外烧水,做饭。后视镜是另一番景象。右边那面镜子,框子锈得厉害,仿佛岁月在它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左镜带着毛刺的铁支架上,歪歪扭扭缠着几圈又黑又硬的电工胶布。

车斗盖虚掩着。借着光,隐约可见里面积了些薄土,混着干枯的松针、碎叶和几颗野果的籽粒,像一个小小的自然博物馆。角落里躺着一把旧得不成样子的折叠小刀,斗底压着几张卷了边的纸,隐约看出那是森林防火宣传单。

行走山间,大地就是时代的剪影。半个多世纪了,我像被岁月磨得锃亮的老犁杖,翻卷起一行行有血汗味的黑土地,又如同一本边角起皱的大书,每页都写满了生活的沧桑。记得下乡北疆的第二天我就下地扶犁了,那东倒西歪的样子让乡亲们哈哈大笑,老黄牛气得斜眼瞪着我,那意思是你一个假把式,逗谁玩呢!后来,队长让我驾马车,我载着乡亲们在路上跑,一路上胡吹海侃,那场景让我至今难以忘记。

那个年代日子艰辛,锅里经常是清汤寡水。我曾写过黑龙江有名的“光腚屯”,因为贫穷,男人们用化肥袋子扎起来当裤子穿。改革开放后,日子越过越亮堂,老支书看村里盖新房的多了,办了个集体所有制砖厂,没几年全村人家都有了新气象。老支书请我去参加新村史馆揭幕,红绸飞扬的秧歌队一直舞到十里八乡。乡亲们身上全是簇新的衣裳,但脸还是黑黑的。家人嘛,自古如此,不在乎。

前不久,借回哈尔滨探亲之机,我又故地重游。放眼望去,高楼林立,车流滚滚,一排排小花园式的红砖别墅,村民已经住进一多半了,这可真不是天翻地覆的巨变!可奇怪的是,那些养殖大户、农机大户、运输大户、商贸大户,新时代诞生的富裕户们多半不在家。问一位女大学生村干部,他们都啥忙去了?咋不在家搞生产?她笑说老师你还老观念啊,现



当我还在盯着这辆摩托细看时,刚刚那个男人拿着一块抹布从屋里走了出来。他见我目光一直盯着他的摩托,便一边擦拭着车子,一边跟我聊起他的这位老伙计:“这车早已停产了,跟了我好多年,和我的工龄一样长。”他笑了下,接着说,“没买新的,有钱也不会买,我舍不得这辆车。”

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细细地擦着,擦右边那面后视镜时,擦一会看一下,又对着吹了几口气。

他干活利落,一会儿工夫,把车子擦得干干净净,在阳光的照耀下,老旧的摩托焕然一新。他拿起车把上的毛巾擦把汗,跨上摩托,冲我笑着挥了挥手。引擎发出轰鸣,他驶上蜿蜒的山路,很快融入了莽莽林海。



在谁还在家待着?庄稼熟了,人家在外地一个微信,粮食未动,信息就进了电脑,钞票未见,进款就转入手机。收小麦割大豆,由现代化的农机队进行,一切都自动化、数字化了。

黑龙江土地肥沃,攥一把直出油。我乘车到一望无际的田间转了转,几乎看不到人影,吃苦耐劳的老黄牛也变成优哉游哉的黑白奶牛,那叫一个养尊处优!转过一处缓坡,霍然发现十几名妇女正在一排排绿丛间劳作。她们都头戴大草帽,脸蒙大口罩,手戴线手套,还用五颜六色的纱巾把秀发遮得严严实实,有的还戴着墨镜,究竟有啥模样,谁也看不清了。

众所周知,大江南北,城里的姑娘都怕晒黑,晴天也打着伞姗姗而行。而今,盛夏的田野上,村里女人为防晒,纷纷系上各色纱巾。风吹来,纱巾在青山绿野中轻舞飞扬,个个像盛开的花朵。这虽是日常的一幕,却把我感动了。试想,以前农家的二姑三嫂大姑娘,哪个不是风吹雨打,皮肤被晒成小麦色?她们可曾想到,现今的农家姑娘下田时竟然把自己装扮成了“纱巾军”?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变化,谁说农家的女子就不能这样呢?既把活干了,又保护了皮肤,生活好起来,人也要美起来,这就是心气啊。

多彩的纱巾,已经成为乡村地平线上一道美丽的风景了!

何以『永远的』

潘凯雄